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十六)

李小明 译

姚小珊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奥地利〕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一位作家的遗书	员
〔奥地利〕巴赫曼	
在刽子手和狂人中间	猿
〔奥地利〕里尔克	
掘墓人	缘
小园中	怨
〔奥地利〕罗达·罗达	
保险	苑
〔瑞士〕埃尔曼·海塞	
童年轶事	苑
大旋风	苑
〔瑞士〕迪伦马特	
隧道	员缘

一位作家的遗书

〔奥地利〕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屋外的湖面上夜色四合。群山矗立，沉寂，黝黑，遥远——接着往下读吧，我的朋友们，不论怎么说，这是一封信。对岸湖边的散步道上一排路灯发出光芒，闪闪烁烁，我再也看不见那些灯光熄灭了。或者说我还能——？我内心深处坚信，这封信将是我的遗书，不出几小时，我的一切即将终结，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此刻，我是否还能从容地，甚至精心缜密地斟酌词句，造句作文？为什么不能呢？——反正感到自己不是被判处死刑，只是决心去死，这是令人欣慰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是非做不可，做起来总会轻松得多，即便是死也是如此。你或许撇了一下嘴，表示异议，我的好朋友，可是你还是念下去吧。我已经死去，这也许会使你情绪温和一些，或者至少会激起你的好奇心。可我问你——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你？对你来说，我前面所说过的那些，以及下面还要说的话，既让你反感，又会让你打心眼里感到莫名其妙，你肯定会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我不把信写给那些对我更有好感，更值得读这封信的人？写给后世——或者更谦虚些——写给那些陌生人？他们从来也不曾是我的敌人，也从来不是我的朋友，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我抱有成见。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是一份遗嘱，我恰好把它留给我，这是我加在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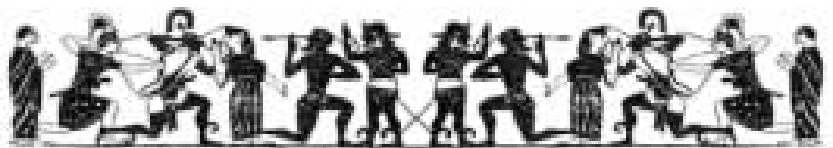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自己身上和虚荣心之上的一种赎罪的行为吗？伴随着这封信，有一天，我希望，在非常遥远的某一天，我的秘密，我的罪与罪的故事，就像你更加喜欢的其他的作家说的那样，终将沉入地底。

可是不管怎么样——得写下来；得用文字记录下来，我为什么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为什么要在玛利亚还没有先我而去的时候，就决心死去。你的确曾有把握地预言，明天或者后天她是一定会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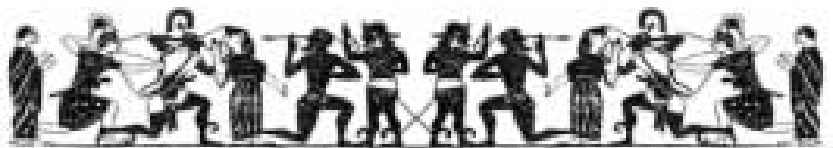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正安静地睡着。感谢你打了那一针创造奇迹的吗啡，我的朋友，她现在睡得很安静，睡得很香甜。你三天前特地亲自从米兰带来的那位护士，现在正守在她的床边。房门虚掩着，我听见了熟睡的玛利亚发出的均匀的呼吸声，同时也感到有另外一个女人近在咫尺。那位守在床边的护士，身体健康，生气勃勃，尽管她一动不动，而且我连她那双小巧的黑鞋的鞋尖也没看见（这样一双鞋对于一位护士来说，实在时髦得引人注目）。话说回来，我一直就有一种本领，能感觉到那些和我心灵相通的人们就在我身边。我是否应该去换换护士的班？在这种时刻，我一个人呆在玛利亚的床边，握着她的手，或者我的手放在她的额上，这是否合适？抑或是，不去看她，而是借着两支蜡烛的光，写封信——啊，这怎么能行！——写封信给你，这不是对我的人格提供了一个最为可信反面证明，而在另一个意义上，又是正面的证明吗？我之所以把这封信的引言拖得这么长，只是为了赢得一些时间来进行我的忏悔。

话说回来，我派人到米兰去请医生，请回的恰好是你，这可真是一个巧合，这个巧合把你引到了我情人的病床旁边



(我们其实并没有结婚，我的朋友)。我没有要求非要找一位德国医生才行，可是这儿的药房老板给我找了个本国同胞，他显然认为这样做能让我高兴。结果找来的竟然是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就这样我俩在分别了十年之后，在几乎都已把对方遗忘了之后又重新见面。可是你倒是告诉我，我的朋友，为什么你总是不喜欢我？——我现在可以方便地问你，因为我已经死了，而你可以更方便地回答我，因为你生机旺盛。不过虽然如此，你还是不要说：这只是一种反感而已。此时此刻，我们俩都不再需要这种怯懦的绕圈子的回答了。说吧，为什么你总是恨我？你的路走通了，你达到了你能够达到和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可以说还不止如此呢；你可以说你全凭自己的力量摆脱了青年时代贫寒的处境，在短短几年之中，爬上了一个极其受人尊敬，极其稳固可靠的位置；你选择的职业，你觉得神圣，而且比任何其他职业都更为神圣的职业——这种想法虽然说不定不大公平——使你感到满足，是啊，使你内心充实——你现在的神态毫无拘谨压抑的感觉，你的举止也不再带有羞怯畏缩的模样。要是我正确地解释了你的举止态度，那么你现在已经得到了你青年时代热切期望——但唉，一直却可望不可及的那种幸福，可以享受女性的脉脉柔情，却不必为此付出金钱——好吧，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今天，就在我们久别之后，初次相遇时，彼此突然认出对方，因为这意外的相遇而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悦的神气时，怎么你的眼睛里还会突然闪出那一道贼溜溜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想当年我还是一个孩子，你自己也还只是个少年，你走进我家，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家庭教师，你当时看我的这道目光，就已经使我惊愕

— 猿 —



万分。十年之后，又一次巧合，在一次医学界人士的聚会上，我跟一位非常美貌的金发小姐在那儿跳舞，而你穿着一件剪裁得很是拙劣的燕尾服一个人孤零零地从我身边走过，那时你不是也向我投来这同样的目光？五年还是七年之后，你已经在综合医院当上了助理医生，我们在一个街角相遇，你祝贺我的剧本获得初次舞台演出的成功，这次成功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使我一举成名。你在祝贺我时，眼睛里不是也闪着这同样的略带恶意的目光，其实，根本用不着什么高深的探测心灵的学问，我就可以理解你的目光？以及你对我的整个的态度——使人惊讶的只是，这种态度竟然持续如此长久，丝毫不减。你自己想必也可以估计这些日子对我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时刻。在这种时候，你居然也没能控制住自己，想一句亲切的，是啊，哪怕只是想一句轻松一点的话来对我说。我可是再也没有值得你嫉妒的理由了——甚至连我的荣誉也并不名闻遐迩誉满全球。何况一名诗人的荣誉，在你看来也从来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追求的东西，我自己也和你一样坚信，不出几十年，就不会再有人理睬我和我的作品了。所以，我的朋友，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人要怀有这种不可消解的仇恨呢。到目前为止，这个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让你责备的。他并不比你强，也不比你差，只不过和你不同而已。在我可以预料的悲剧结局——你是无论如何也会这样说的——发生之后，我没有理由担心，一种转瞬间的惋惜之情，甚至是后悔的情绪会包裹了你，一种半自觉不自觉的内疚之情会使你产生一刻钟之久的动摇，使你相信自己的为人并非完美无缺。这庄严时刻的临近，使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高尚的情绪。是啊，归根结底，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我自

— 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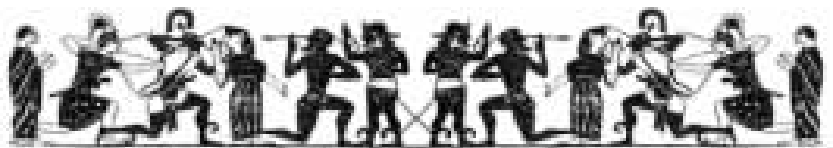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己，只是为了以此也让你省却那最是无足轻重和难堪的激动——另外也让你感到满足，让你根据你下面会读到的这些文字，而不是你上面已经读到的这一番话，认为你对我所怀有的那种情不自禁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正好顺从了天意，证明你为人坦荡，循规蹈矩。

刚才，那位护士小姐，那位美丽的金发女郎，也就是你为我们，或者不如说，主要是为了我的妻子，从米兰带来的那位姑娘，从我房间穿了过去。为什么？为什么非要从我的房间穿过？玛利亚的房间不是明明有另外一道门吗？她的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我没有从书桌上抬起头来看她，可我感觉到了她的目光。她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关上了房门，轻手轻脚地走下了楼梯。现在我听得见楼下花园里她走在碎石铺就的甬道上的脚步声。她在享受着柔和的夜间空气，她的脚步声向着湖岸的方向渐远渐去。我其实完全可以不再继续写下去，而是跟着他走过去。这封信说不定是无意一举，也许她也正期待着我向她走去。可是我心里哪有这样的兴致？这一切都太迟了。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我得写完我这封信，得做一次忏悔或许也只不过是再演最后一出喜剧，谁知道呢。不知什么声音从下面飘进我敞开的窗户，它是那样的轻柔，我几乎分辨不出，这是从湖上传来的人声还是从湖对岸传来的即将消逝的提琴声。抑或是那位金发的护士，想试探命运，在楼下花园里轻声呼唤着我的名字，既渴望我能听见，又害怕我会听见？可是现在我要去探望探望玛利亚了。

吗啡还继续发挥着它神奇的效用。玛利亚睡得很沉，她的呼吸像先前一样安稳。她的一条裸露的胳膊搁在被子上，一道银白泛蓝的光照在这条手臂上，她的额头反射出一道苍

— 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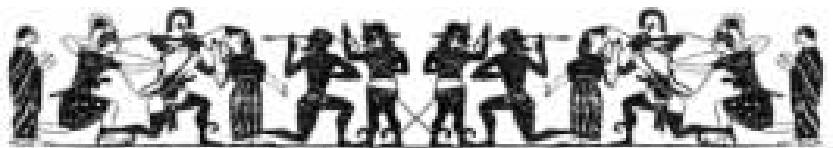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白的，像是不同凡俗的微光。除此之外，屋子里一片昏黑，现在我接着往下写，告诉你，为什么我经过思考决意去死，而且决意在玛利亚之前死去。她正向着一个一无所知的所在缓缓走去。或者，到最后我们会殊途同归——？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一个故事从哪儿开头，这话说起来好像很容易。从我们出生那一天讲起——？从我们的父母讲起——？从祖父母讲起——？从我们一无所知的祖先讲起——？还是从消失在遥远的尘封的往日里的远祖讲起？兜这样大的圈子，其实没有必要，而要做起来很困难，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时间如此紧迫的人，更是如此。因此还是像那些聪明的小说家做的那样，从我俩，玛利亚和我的初次相逢说起；抑或说是从我俩在轻柔的音乐之中，在飞旋飘浮的对对舞伴摩肩接踵，命运相属之时说起。可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刻，至少不像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西林格小姐正挽着我的胳膊和我一起漫步呢。你完全有理由觉得这个姓名有点离经叛道，稀奇古怪——可是如果一个女人命中注定要在舞台上扮演楚楚可怜的妇女形象，她能给自己取别的姓名吗？她在受洗礼时，取名约瑟芬，所以在平常生活中一直叫佩彼小姐。我们温柔地相爱，已经三个月了，也就是从我最后一部喜剧排练之时开始。在这部戏里，两林格扮演了人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妖媚的佩彼，或者佩彼显现了最妖媚的西林格。但尽管如此，在这次舞会上我们两个的目光却都在寻找别的，新的面孔，或许也是在寻找一种新的，更真实的幸福。当然这是无意的寻找。我的眼睛已经碰到了许多——蓝色的、褐色的、熟悉的、不熟悉的眼睛——匆匆闪过表示问候，含有试探、引诱的目光。突然有一道目光和我的



目光紧紧相吸，黑色的眸子闪闪发亮，神情端庄，尽管我们越离越远，大厅的长度在我俩之间逐渐伸展，千百个人——不，是千百个影子，飘浮在我们中间，但那深邃端庄的目光依然留在我的眼里，我的心上，并不逝去。西林格到哪儿去了？她已经挣脱了我的胳膊，而我却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不知什么人把她从我身边引开了，现在她正和那个人跳着舞，从我身边经过，带着嘲弄的神气冲着我笑。可是当她看到我并没有回应她的微笑，而是把目光向她旁边射去，甚至从她身上直射了过去，就仿佛她是一个幽灵，她的嘴张到一半就闭不拢了，脸上一副愚蠢而且吃惊的样子，非常有趣。她稍微地晃动一下身子，伸出右臂，用一种可笑的模样张开手指，而后又把手臂放下，我的目光仍旧深不可测，我们已经成了陌生人。就这样，西林格和我的关系就此完全断绝了。我当时还没有和玛利亚说过一句话，是呀，在我们起决定性作用的初次双目对视之后，我们的目光还没有再度相遇呢。我没有在大厅里到处找她，只是等待着那无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心里并不特别焦躁不安。大厅四周是三级台阶，我站上最高一级，看见玛利亚挽着一位绅士的胳膊向我缓缓地走近。我们的眼睛互相致意，可是脸上神色安然。因为我们在社交场合已经见过几次面，我因此可以走到她的跟前，邀她跳舞。她点点头，向陪伴她的那位绅士鞠个躬，离开了他，便轻快地和我飞舞而去。我似乎觉得我手臂里搂着的这个姑娘正神游于梦境之中，要不就是没有做梦，正在沉睡。因为她双目紧闭，面容祥和。我们的身体并没有接触，我们的手也只是轻轻地握在一起。可是我们两个都知道，在这一瞬间就知道，我俩的命运已永生永世合在一起了。我突然看见，



她的眼睛大张，我感觉到她本来一直轻飘得好像没有份量的身体，这时沉甸甸地坠在我的手臂上，而且越来越重，我必须竭尽全力，使她不要跌倒在地。我自己也无法了解，我是怎么搞的，我居然成功地装出继续跳舞的样子，带着她往前挪动，一直把她带到大厅边上。我不知所措，只能把她放在台阶上，首先把我的手放在她的颈下，托住她的头。她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眼睑紧闭，似乎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在我身旁好几对舞伴停止跳舞，坐在大厅四周观舞的几位先生和太太站起身来。有位先生拿来一杯水，放在这昏倒了的姑娘唇边，可是没有办法使她开口。有人在大声叫喊，要找一位医生，但是医生还没有赶到。一位太太迅速地跑来，匆匆忙忙地从人群中挤了过来，我一眼认出她是玛利亚的母亲。她伸出双手去搂她女儿的头，并不理睬我，而她女儿的头还一直躺在我的手臂上呢。这位太太轻轻说道：“这没有什么关系。”像是让自己安心，可是说的时候环顾四周。这一瞬间，玛利亚又睁开了眼睛。脸色也缓了过来。她朝四周看了一眼，她妈妈打了一个手势，像是请周围的人们走开。他们这才渐渐地散去。玛利亚坐了起来，轻轻地松开她妈妈放在她面颊上的手，抬起头来，朝着她妈妈微微笑道：“我现在又觉得很舒适了，妈妈。”然后，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黑眸子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她对我说话，自从我们彼此倾心以来，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我把您吓坏了吧？”我向她发誓，我没有吓着，我完全能心安理得地这样说，因为事实上这个事件发生以来，整个过程我的确非常冷静。不仅如此，我还进一步感受到一种对我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紧张情绪。我这时吻了吻她母亲的手，表示问候，并且请求她们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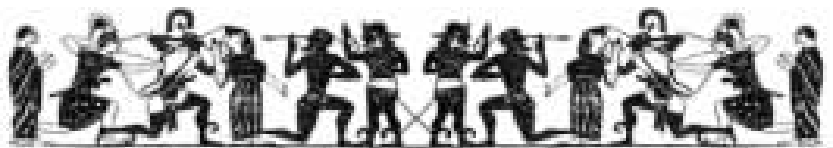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愿 —



应我把她们两位带到一张桌旁就坐，陪同她们一会儿，直到小姐完全恢复过来，有兴趣再跳下一个舞。她母亲说道：“我想，玛利亚今天跳舞肯定算是跳够了。”这时她好像恍然大悟，认识到一场灾难刚刚过去，她叫了起来：“你刚才怎么会有这怪想法的，玛利亚？你明明知道你是严禁跳舞的。要是我预先知道，我的聪明的女儿居然会这样不小心，不听话，我是绝不会接受这舞会的入场券的。”玛利亚微笑地说道：“那可太伤埃杜阿特的心了。”然后转过头来向我解释：“我表哥埃杜阿特是组织这次舞会的委员会委员，还是个副主席呢。”她一直坐在台阶上，玩弄她那把白色的小扇子，姿势特别洒脱，无拘无束，嘴角含着笑容。可是她母亲接着激动地对我说：“所有的大夫都不让她跳舞——因为她动作一快，就要心跳加快。虽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总得谨慎为妙啊！平时她还是很听话的。最近几个礼拜我们参加了三四次社交活动，她从来没有异想天开，想去跳舞。”“就是今天我也只跳了一圈，妈妈，”玛利亚说道，“这也算是最后一圈了。”说罢她站起身来，向我很快地扫了一眼，可是目光严峻，然后她合上扇子，低头看了一眼，把衣裙抚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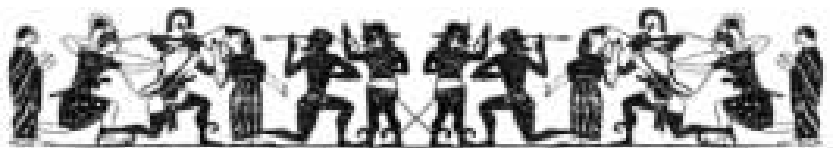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一串具有决定命运的思想在人的脑子里闪现的速度，即使是最紧凑的语言也永远无法跟上。我现在在这里企图用简略的话语向你说清楚的事情，我的朋友，一时的醒悟，接着的思索和最后的决定，就在玛利亚把她的小扇子合起来，把她的衣服抚平的同时，我的内心里在这几秒钟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让我多加思索。我只是和玛利亚以及她的母亲一起坐在大厅周围观舞走廊的一张桌旁闲聊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像跟久已相识的泛泛之交随意谈天。我也确实早就

— 怨 —



认识她们，不过并没有深交。下面就是我在这之前闪过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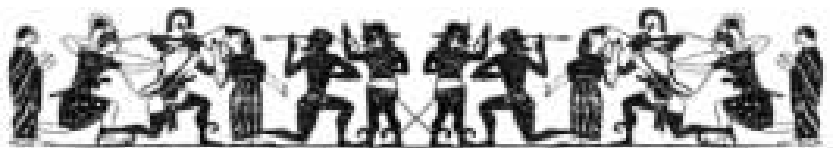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玛利亚心脏有病（我要请你从两点上谅解我这大胆的诊断，第一我并非医生，第二我的诊断竟是对的）。她明白她有心脏病，知道她动作一快，其结果就会带来危险，可是尽管如此，我向她邀舞，她并不回绝，甚至在跳舞的时候如此陶醉，只有被一种不可抵抗的强烈的激情所迷住的人才会这样做。她也不会拒绝我的求婚，即使她母亲和大夫们会劝她不要结婚，或者禁止她结婚，我们将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地过上一些年，或许只有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然后她就要离我而去。而我将一个人存活下来，孤单一人，怀着满腔巨大的痛楚，怀着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真正的痛苦，此时此刻我已经能够想象到这个痛苦是多么可怕。然后，等我尝尽了这痛苦的各种味道，我这才会变成上帝把我造就成的那样一个人（请你不要谴责我亵渎上帝，我从来也没有像在那个时刻那样的虔诚）。我到现在为止根本不知道痛苦是怎么回事，这是我本性中的缺点，是我艺术中的基本缺陷。因此，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作品，都缺少激情和内涵。因此我的一切作品，都是那样冷淡，那样无味——或者像我的敌人说的，那样空洞。可是我的敌人到底是谁呢？那些有理由反对我的人，虽然他们这样做多数出于不大纯正的动机。正因为我写作毫不费力，并且很有才华，却始终写得那么冷淡，因此我的情绪，这点大家可能还会承认，也缺乏那种发自内心的愉快，而这种欢快只可能从苦难中萌发出来。只要我把我的命运和玛利亚的命运结合起来，结合在我们的爱情里，结合在她的死和我的痛苦里，我的责任才能完成。我坐



在她的身边，摆弄着她那把白色的小扇子，目光注视着她那苍白的、微微颤动的嘴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丰满，更炽热的嘴唇呢——这时候，我的思绪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我爱她——她是我爱的第一个女人——而我想着她的……不，我想到她会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千百倍地更加爱她。

现在护士又回到她身边了。我知道她回来了，即使我并没有听见她回来，或是看见她回来。她在花园里等了一场。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图画。我看得这样清晰，就仿佛我就在她们屋里似的。金发美貌的护士，生气勃勃，艳丽非凡，静静地坐在房里那张小沙发上，床上躺着一个头发乌黑，脸色惨白的女人，正慢慢地走向死亡。啊，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啊。我在作家之外并没有同时又兼画家，还算是幸运！

舞会后两天，我认为应该去探望一下玛利亚的健康情况。她和她母亲住在内城一幢老房子里，一眼就可以看见房子比较狭小，但很舒适，屋里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显示出富足的境遇，和高雅的市民阶级的情趣。这是一般家境不错的奥地利官员贵族的家庭都能具备的特色。官员的寡妇除了丈夫的抚恤金之外，还有一笔小小的养老金。她母亲十分和蔼地接待我，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尽管她早就了解我这个人，不仅这样，就是我作为著名剧作家的名望她也并不感到陌生，可是她似乎这期间在她的亲戚朋友中对我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她对我的个人状况十分熟悉，使人惊奇。她知道，我在许多年前就已失去了父母，我姐姐嫁给了一个莱因地区的工厂主，我独自在希沁住着一幢小楼，另外在谈话过程中她还谈到我的两三部剧本的名字，这些剧她肯定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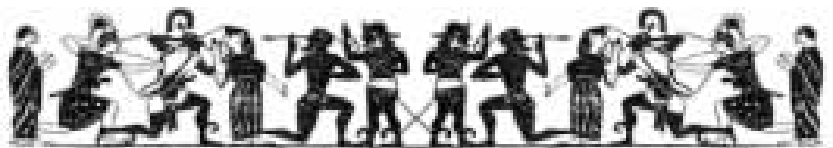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有看过。

墙上挂着一位政府处长级官员的肖像，由于年久有些发黑，这是她早逝的丈夫，长着一张年轻人的脸庞，脸形狭长，没留胡子，不知怎么搞的叫我想起解放战争中一位军官的脸部轮廓，深邃的目光，薄薄的嘴唇，尖尖的下巴，特别是他那十分洒脱的气度，表现出他赠与他人时不加思考，轻易解囊，接受馈赠时神态高傲，泰然处之，这一切他都遗给了他的女儿。在我和她母亲聊天的时候，她就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深蓝色的丝绒圈手椅里，手和胳膊都没有靠着扶手，起先完全缄默不语，后来才加入到我们的闲谈中来。她的第一问题，我是否亲自动手，拾掇花园，因为正好说到我拥有的那块地产。我说到目前为止，我做的园艺活还仅限于采撷鲜花和摇晃果树。她没有理睬我开的这个小玩笑，直接谈起她们家在布吕尔的消夏寓所。每年一到五月她就和她母亲搬到那儿去住。过一会儿我听她说，她只经历过几次短距离的郊游，去年秋天在下奥地利一个朋友家里住过一阵。除此之外，她没有到远处去见识过这个广阔的世界呢。我脸上显露出遗憾的情态，对她表示同情。她却泰然置之，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不满和渴慕都和她的品质格格不入；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尚未觉醒，是啊，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心灵，就是我们的邂逅，即使我毫不迷信，可是总觉得这是天意，而她却是毫不惊奇，心情坦荡地接受了下来。她一定在有些书里已经读过那种一见钟情的神秘爱情。我自己过去是不信的——这事情对她来说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她自己的亲身感受。

第二天我又去探访她们，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等到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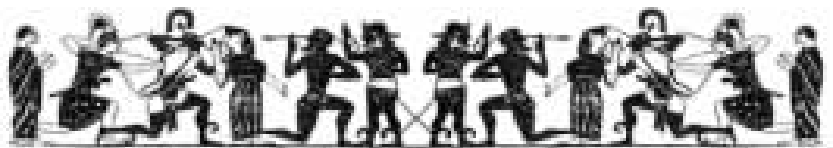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嘴唇便碰在一起，亲了一个长久的吻，并不是事先早有预算，也没有真正的激情，而是带着一种类似海誓山盟的严肃性，这是世界上最单纯最自然的事情。我央求她母亲允许我第二天来接她们母女俩去参观我家里的几幅名画和一些艺术珍品。它们有的是我父母亲留给我的，有的是我自己收藏的，现在成了我别墅里不算太高级的装饰物。那天是凉爽的早春天气，我领着她们母女俩在我的小花园里四处看看，玫瑰枝条还用稻草缠着，草地上积雪初融，在一丛光秃秃的丁香花枝下，已经长出几朵早开的紫罗兰。等我让她们观赏了我那价值有限的宝贝之后，我们在我的书房里围着壁炉坐了一会儿。壁炉里我的一部书稿焚烧后的余烬未灭，这是我几周前动笔写的一部作品。这天早上我忽然觉得这部作品写得倒很热闹，可是语气放荡，态度冷淡，觉得不像是我写的东西，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和我内心的状况是不相称的，于是把它付之一炬。玛利亚今天在我眼里似乎换了个人。她那阴郁的，似乎带有一丝淡淡忧伤的容颜谈得欢快爽朗。她话很多，心情激荡活跃。在她们结束这次来访的时候，她十分高兴地让我带着她和她母亲到我这幢小楼的各个房间去转转，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再怀疑，她不久就将作为我的夫人搬进这幢房子。另外，在这一天我还肯定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玛利亚的心脏病并不像前些日子她昏倒时我所想象的那样危险，我不得不这样说：并不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危险。可是我无法因为那次昏厥事件在我心里引起的一系列想法对我自己生气，不论这些想法在你和其他许多人看来，是多么卑鄙可怕：在我一生中我有许多次按照诗人和小丑的方式对于凶残邪恶，恶魔似的胡乱思想以及



相当崇高，舍己为人的思想都不加阻止，听任它们自由放荡。这无非是些思想的游戏，它们无论好坏，我觉得我都不能负责。

我们自己认为已经订婚了，可是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亲友都不通知。然而我向她母亲却严肃认真地提出我的求婚。我们总不能把我们的想法瞒着她母亲，我们也不想瞒着她。她母亲在和我单独谈话时，对我说，她得先和家庭医生商量，才能表示同意。从她脸上，很容易看出，她显然认为和我结亲一定有利，这么好的一门亲事她是恨不得马上同意的。我以无比真诚的态度向她表示，通过美满的婚姻，肯定只会对玛利亚的现状发生有利的影响。她显然也很愿意被我的这个建议所说服，可是她做母亲的责任心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二天我就接待了一位比较年长的绅士的访问。他向我自我介绍是她们家的家庭医生，说了几句吞吞吐吐的开场白之后，劝我取消对玛利亚的求婚。他说，昨天玛利亚的母亲把他邀请去了，他借此机会再一次十分详细地检查了玛利亚的身体。他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玛利亚的母亲，更没有告诉玛利亚本人，可是他相信我会知道分寸。正由于我对病人的爱意我会认识到，解除婚姻显然使人十分痛苦，但是势在必行。势在必行，他语气严峻地重复了一遍，因为玛利亚的病状严重，须要十分关心照顾不可，倘若那些爱她的人希望她还能多活几年的话。结婚带来的兴奋激动——医生扬起眉毛说道——特别是恋爱产生的婚姻所引起的兴奋激动，她那患病的心脏是承受不起的。谁要是了解了这种状况仍然娶她为妻，那他是无法逃脱良心谴责的。我安静地听他把话说完，非常礼貌地感谢他的忠告，可是因为他一再告诫而我始



始终保持冷漠的态度，他就很快地告辞了。他本来显然计划多呆一会儿，走时神情有些窘迫。我们交谈的时间很短，我差不多只是听他说话。这时候，舞会那天我作出的计划又重新在我心里掠过，这个计划其实早已推翻，倒不是因为它荒谬，或者卑劣，而是因为事情发展顺利，因而用不着它了。可是现在，我一个人在房里踱来踱去，这个计划又以不可抵抗之势占领了我的灵魂。于是我惭愧地发现，过去这几天我仅仅是一个钟情的年轻人，把我真正的职责竟然忘得无影无踪。然而现在我又意识到我的使命，其剧烈的程度，为我以前所从来未感受过，从来未预感到的。与此同时我也同样强烈地认识到我对玛利亚的爱，就仿佛这两种心灵的力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我命中注定，从我拥有玛利亚的那一刻起，就得为她担惊受怕，我命中注定，将因为我自己的罪过而失去她。同时，我竟然这样信任自己，是啊，我居然承担起这样的责任，然后又用一部作品来摆脱这个罪恶，这部作品在上帝面前得比一条人命价格更高——这种状况必然会使我的热情大大提高，使它能够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使我心爱的姑娘极其幸福，大大超过一般人舒舒服服、无忧无虑的柔情蜜意所能达到的程度。那种柔情蜜意，眼前看不到尽头，慢慢地就自生自灭了。于是我下决定，不管别人的阻止，也不受任何劝告的影响，它们只会使事件推迟延宕。当天晚上我就去找玛利利亚，医生没有对她明说，只有向她暗示，非常谨慎地对她说，最好把婚礼推迟到秋天。我就和她打算像私奔似地出走。事成之后她母亲看到生米已成熟饭，也就不会阻挡多久，就会允婚。玛利亚毫无顾忌，甚至可说欢欣鼓舞地表示赞同。对于宗教神甫的祝福，她不加掩饰地表示毫

— 员缘 —

